



世界名著 阅读经典

上尉的女儿

(俄)阿列克塞·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 著
温惊 译

 万卷出版公司

〈俄〉阿列克塞·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

上尉的女儿

译者：温 惊



万卷出版公司

© 普希金 2009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上尉的女儿/（俄罗斯）普希金著；温惊译．—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2009.7
（世界文学名著必读本）
ISBN 978-7-5470-0017-5

I. 上… II. ①普…②温…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
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09826号

出版发行：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刷者：江苏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45mm×210mm

字数：221千字

印张：8

出版时间：2009年7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胡利

特约编辑：陶华

内版设计：陈敏

封面设计：主语设计

ISBN 978-7-5470-0017-5

定价：18.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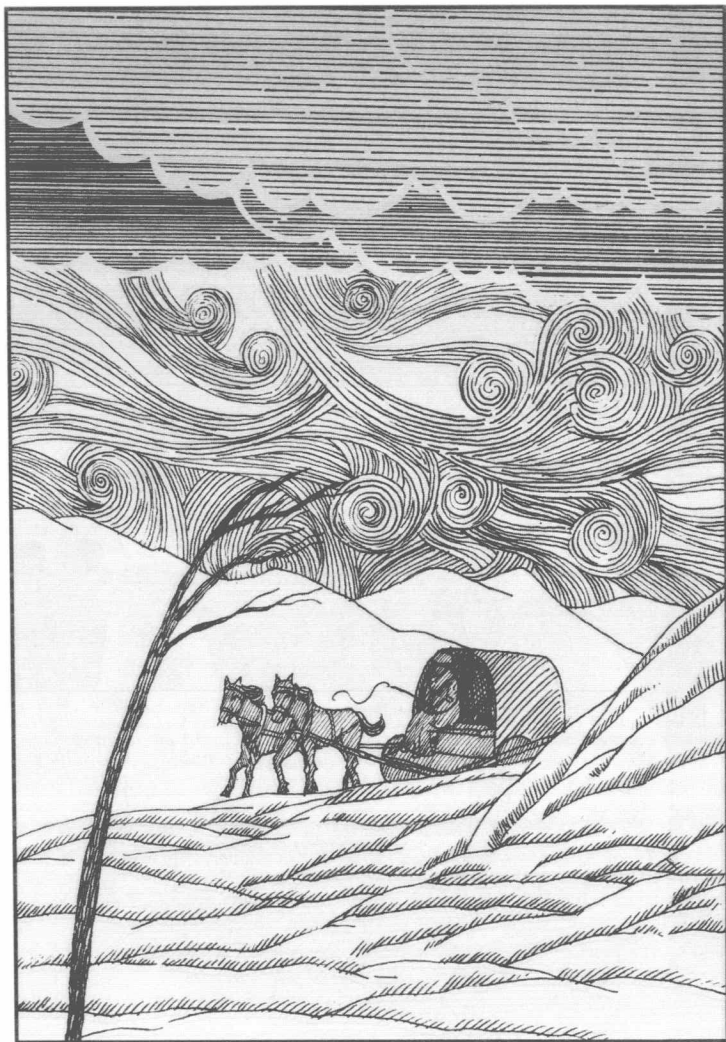
联系电话：024-23284442

邮购热线：024-232844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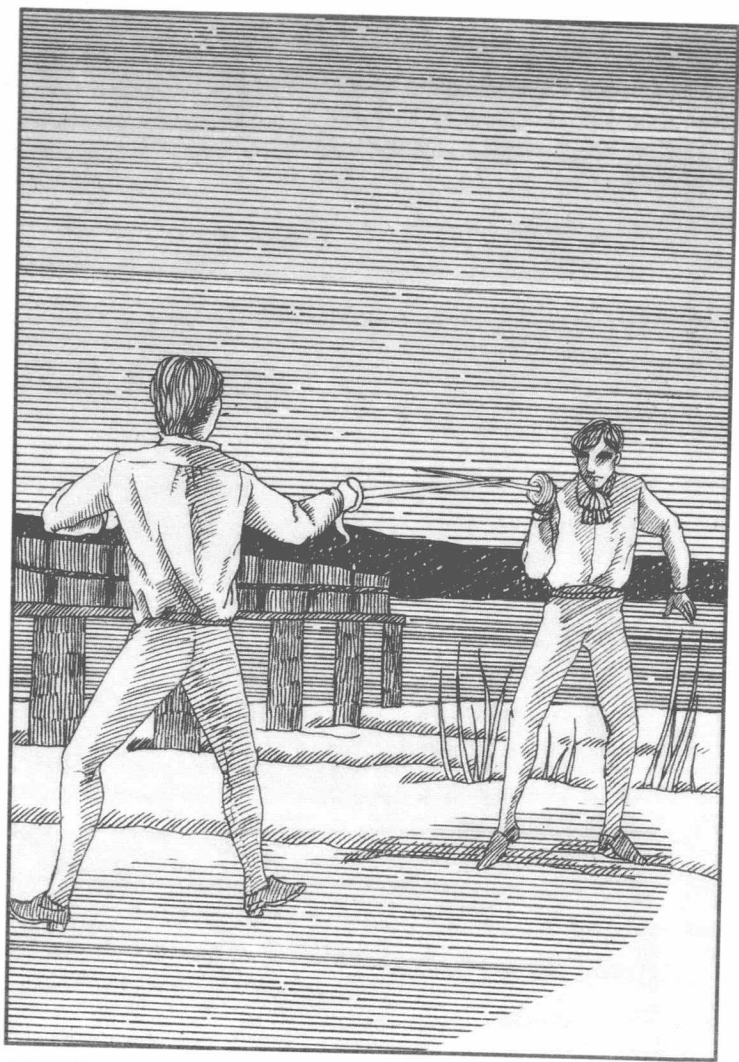
传真：024-23284448

E-mail: vpc_tougao@163.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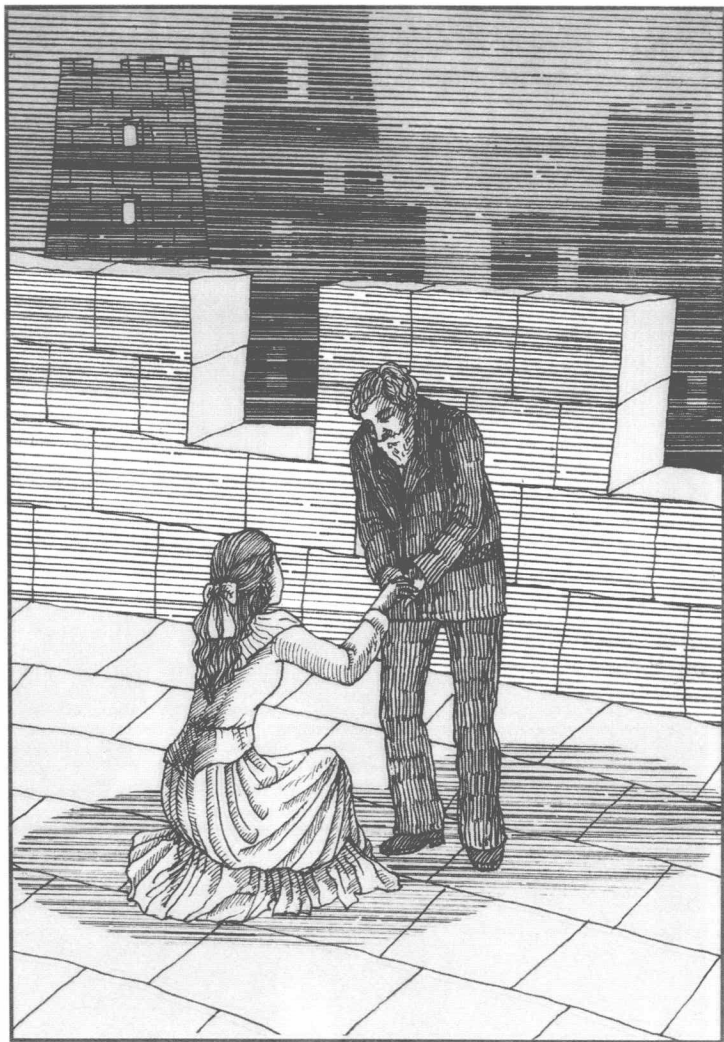
网址: <http://www.chinavpc.com>



马儿非常艰难地踩着深厚的积雪。马车悄无声息地前进着，时而爬过雪堆，时而又落进洼地，时而颠到这一边儿，时而又颠到那一旁，犹如一只大船在波浪翻滚的大海上行驶。



我们默默地去了。沿着一条险峻的小路一直往前走，不远处就到了河边，我们停了下来，都拔出了剑。说实话，施瓦勃林的剑术要比我强得多，然而我的力量却比他大，也比他更有勇气。



“玛莎，我亲爱的玛莎，我祝福你。向上帝祷告吧：上帝会永远祝福你，永远在你身旁保护着你。倘若你找到了爱你的人，就让上帝祝福你们相亲相爱、美满幸福的生活。你们会像我与华西丽莎·叶戈罗夫娜一样的相爱、生活。好了，亲爱的，再见，我的孩子。”



我一点儿都不敢相信，我看见的是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她身上穿着一件破旧的农妇的上衣，正坐在地板上，面色惨白、全身消瘦，头发蓬松得犹如一堆草。在她的前面放着一瓦罐水，上面还压着一小块面包。她看见我走进来，她全身颤抖得厉害，大声叫了起来。当时的我是个什么样子，如今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目 录



上尉的女儿	1
第一章 近卫军中士	1
第二章 向导	8
第三章 要塞	15
第四章 决斗	21
第五章 爱情	28
第六章 普加乔夫暴动	34
第七章 攻击	42
第八章 不速之客	47
第九章 别离	54
第十章 围城	57
第十一章 叛军的村寨	63
第十二章 孤女	71
第十三章 被捕	76
第十四章 审判	81
附录 被删去的一章	89
黑桃皇后	98
第一章	98
第二章	101
第三章	107

第四章	112
第五章	115
第六章	117
结局	120
杜勃罗夫斯基	120
第一卷	120
第一章	120
第二章	126
第三章	130
第四章	134
第五章	136
第六章	140
第七章	144
第八章	145
第二卷	148
第九章	148
第十章	154
第十一章	156
第十二章	161
第十三章	165
第十四章	168
第十五章	169
第十六章	170
第十七章	172
第十八章	177

第十九章	179
戈留辛诺村的历史	181
传说中的时代	191
特里丰村长	191
管家XX的治理	193
罗斯拉甫列夫	194
射击	203
第一章	203
第二章	208
暴风雪	212
棺材铺老板	222
驿站长	227
村姑小姐	236

上尉的女儿

珍惜名誉从幼时起。

——民谚

第一章 近卫军中士

“他如果当近卫军，那明天可就是上尉了。”

“不用了，暂且就让他到军队中去服役吧。”

“说得对！本来就应该让他遭点儿罪……”

.....

“说到归齐，他的父亲到底是哪一位呢？”

——克尼亚日宁《牛皮大王》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格里涅夫——家父大人，在米尼希伯爵（俄土战争时曾任俄军元帅）那里当差时，他还非常年轻，而待到一七xx年退伍的时候，家父早已是一名中校了。自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在辛比尔斯克的乡下居住，在那儿他与本地破落贵族的闺秀阿芙多吉娅·瓦西里耶夫娜·IO结了婚，统共养育过九个孩子。非常不幸的是，我所有的兄弟姊妹全都在很小的时候便死去了，惟有我一个生活到今天。

我们有个近亲B公爵，是名近卫军的少校，多亏了他的照顾，当我尚在家慈腹中之时，便在谢苗诺夫团登了记，身份是个中士。那个时代就是如此。倘若生的是个丫头，父亲就能够去说明一下，也就是说那个不曾出世过的中士已经去世了之类的话，事情也便可以得到解决。名义上我是在过假期，直等到学业期限满了为止。彼时，我们所受的教育与如今大相径庭。打五岁那年起，我便被交予马夫萨维里奇先生，因为他干事非常稳妥，因此他便成为了我的监护人，也可以说成是启蒙先生。我在他严厉的管教下，在十一岁时便把俄文学会了，而且可以非常准确地就能指出猎犬

的癖性。此时父亲由莫斯科给我雇来了一名法国人博普雷先生，他是随着我们早已预订的可够一年食用的葡萄酒与橄榄油一块儿来的。他的到来令萨维里奇非常不愉快。“真得需要好好地感谢上帝，”他总是小声咕嘟着，“这个男孩儿的饮食起居都有人侍候，为什么偏要浪费冤钱请一位法国先生来，仿佛自己府上无人似的！”

博普雷在法国的时候是干理发匠那行的，后来又去当兵，再后来就是到俄国做家庭教师，但是他不明白这个词汇的含意。他是位心地善良的好人，只不过非常轻佻浪荡。他最重要的弱点就是贪恋女色。他尤其喜欢自作多情，时常被别人连掬带骂地撵出家门；对于这些，他常常会哀声叹气好几天。而且博普雷从来不与〈这是他自己的说法〉酒瓶子作对，可以如此来表达下面的含意〈用俄国的说法〉：时常和酒亲近，偶尔多喝上几口。然而因为我家中只在吃午餐时才喝点儿葡萄酒，且只喝那么小小的一杯，而斟酒的时候还经常将那位老师给漏掉。这样一来，我的这位老师就立即改变习惯，改为喝俄国的伏特加了，甚至觉得这样的酒比法国的葡萄酒还要好，对脾胃来说更有益处。他与我很快便相处得十分融洽了。尽管合约上规定他要教我学习法语、德语及其它各门课程，但他却更为急迫从我这儿学会说几句常用的俄语，其后我们便能够各做各的事情。我们成为了可以交心的契友。我与他相处的日子平静且非常友好。我再也不去想有什么其他的教师了。但是不久以后命运便让我们分离了，事情的原因是这样的：

有那么一天，满脸雀斑的丰腴的洗衣女工帕拉什卡与一只眼的挤奶女工阿库莉卡犹如约好了般地同时跪到了我的母亲的脚边，一面抽泣着承认了自己的无知与越轨，一面又埋怨博普雷先生，因为她们在这样的事情上缺乏应有的经验，结果被他诱奸了。母亲把这桩事情看得很重，便将它通报了父亲。父亲索性麻利地对这事儿进行了处置。他当时就命令将那个法国流氓找来。仆人报告说，法国老师正在为我讲课。于是父亲便冲着我房中走来。而在这个时候，博普雷正稳稳当当地在我的床上大梦正酣；而我呢，则在忙碌着做着自个儿的事儿。您知道，家中由莫斯科给我买了张地图。那地图整天挂在墙壁上，也没有半点儿用处。那地图的用纸既大且好，早就被我相中了。我决定用它来做个风筝，所以在博普雷正在酣睡的时候动手干了起来。父亲打开门进到我房里来时，我正忙碌着在地图上好望角处装一条用树皮做成的尾巴。这可真把我的父亲给气着了，显然他并不喜欢我这样做我的地理作业，便揪住我的耳朵，又野蛮地将博普雷由酣

梦里弄醒，并且对他破口痛骂。博普雷惶恐不堪，原打算直起身子，然而却做不到位：那可怜的法国老师喝得烂醉如泥。结果新账旧账一块儿算，博普雷被父亲拽着脖领子由床上拖了下来，一下子将他搽出门外，扫地出门了。这件事令萨维里奇感到非常满意，同时给他带来的那种兴奋也難以言表。但是我的教育也就到此为止了。

我过着富家子弟所具有的豪华生活，与下人们的孩子一块儿逮鸽子，一块儿玩跨背跳山羊。此时，我已年满十六周岁了，生活也开始慢慢地有所变化。

仲秋的某天，家母正在客厅中忙着熬蜜果酱，我则在一旁舔着嘴唇，看着那已沸腾的泡沫。父亲则独自在窗边看他每年都会收到的《皇家年鉴》。这本书一直对他影响颇大，他总是带着十分关切的心情重复地读它，而每读完一遍都令他非常愤懑。父亲这样的禀性与习惯，母亲可以说看得实在太透了，因此总是想尽各种方法找个地方把书给藏起来；这样，父亲有的时候会连续好几个月看不到这本《皇家年鉴》。但是，只要被他找到了，便会接连着好几个小时不罢手。这天，他又在阅读《皇家年鉴》，还偶尔地耸耸肩头，小声咕哝道：“好个陆军中将！……他在我那个连中只不过是名中士！……已经荣获了两枚俄国勋章！……但是不久之前我们……”最后父亲将他心爱的年鉴随手扔在了沙发上，接着陷入了沉思，这样的情形可不怎么妙。

他突然扭过头对母亲说：“阿美多吉娅·瓦西里耶夫娜，我们的儿子小彼得今年多大了？”

“马上快要十七了，”母亲答道：“小彼得和娜斯塔茜娅·加拉西莫夫娜婶婶瞎了一只眼那时候是一年，那时还……”

“行了，”父亲把她的话截断了，“应该叫他去当兵。不可以让他每天在使女们的房中溜来钻去的，每天爬那些鸽子笼。”

母亲显得有点儿张皇失措，非常难过。一想到不久就要与我分别，母亲便呆住了，小勺滑到了锅中，泪水扑簌簌地从脸上淌了下来；与她相反，我那股子兴奋劲儿真的是没法形容。在我的脑子中，服役的想法与逍遥自在、无忧无虑地过彼得堡那样的生活的想法是融合在一块儿的。我想像着自己成为一位近卫军军官的模样，在我的心里，这是人世中最为幸福之事。

父亲平常是难得改变他的决定的，也不愿总是拖拖拉拉。我离家的日期当时便定了下来。在我起程的前一天，父亲告诉我他会写一封信给我的

上司，让我带着。接着佣人拿来了纸与笔。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母亲说道，“不要忘了代我问候B公爵，告诉他说我指望他对我儿子小彼得多一些关照。”

“你胡乱讲些什么呢！”父亲把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凭什么我要给B公爵写信？”

“你不是说过会给小彼得的上司写信么？”

“对呀，那又如何？”

“彼得上司不就是B公爵嘛。小彼得原本就在谢苗诺夫团中登了记。”

“登记归登记！我才不管他登记不登记呢！我家的小彼得是不会去彼得堡的。到彼得堡那边服役，他可以学会什么？学着怎样花钱与浪荡？不行，必须先让他到普通军队中去服役，多使他受点儿苦头，多去闻闻那硝烟的气味。我是叫他去做一名军人，而不是花钱由着他去当公子哥儿。在近卫军中登记过了。那他的证件在哪里？你去给我拿来瞧瞧！”

母亲起身就去取身份证。我的身份证就在那个匣子中放着，与我受洗礼的时候穿的衬衫放在一块儿。母亲将证件拿来，手发颤地递给了父亲。父亲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将它放在前面的桌上，接着动手写起信来。

对这件事的好奇心不断地在困扰着我，我到底会被送往哪儿呢？不会再是彼得堡了。我的双眼死死地盯着父亲那写得非常慢的笔。他最终还是写完了，将信与证件一块儿装进封袋中，然后摘下眼镜，将我叫到他的面前，对我说：“你将这封信带去交给安德烈·卡尔洛维奇·P，他是我的老战友与老伙伴。你就是在他的手下当差，是在奥伦堡。”

就这样，我所幻想的所有的一切全都化成了泡影！我要过的并非彼得堡快乐的生活，而是要到偏僻遥远的地方去过一点儿乐趣也没有的日子。起先曾使我异常激动的期望此刻转瞬之间便被那沉重不堪的不幸代替了，但是没法子。次日清晨，门口赶来了一辆旅行马车，大伙儿将我的箱子、装有茶具的食品盒以及一包包的小白面包与馅饼——富家子弟的家庭生活的最后标记——全都放到马车里去。父母吻了我并给我祝福。

父亲向我说：“再见了，彼得。给谁当兵就必须效忠于谁。一定要服从官长，不要总是想要小聪明溜须阿谀，自己没有能力做的事儿不要强往身上揽，可以做到的事儿也不要推辞说干不了。一定要记住‘爱惜新衣要从初穿起，珍惜名誉要在幼年时’。”

母亲满眼含泪再三再四地叮嘱我要保护好自个儿的身体，让萨维里奇一定要好好照料我。他们将一件兔皮袄穿在我的身上，又在上边加了一件狐皮大衣。我淌着满脸的泪水与萨维里奇一块儿上了马车，动身起程了。

抵达辛比尔斯克已是傍晚，我们需要在那里休息一天，购买些必需的物品，这些事情早就叮嘱过萨维里奇了。我们住在一家小客栈中。萨维里奇大老早便出去寻找店铺，我独自留在客栈中，从窗口望出去，外边是非常肮脏的小巷，令人感到郁闷无聊。我不得不去其它的房间游串，以此来消磨时光。刚一走入台球室，我就见到一位高大魁梧的绅士，差不多有三十五岁，留有长长的黑胡子，身上穿着睡衣，手中拿着一根球杆，口中还叼着一个烟斗。他正在与记分员打球，记分员赢一回便可以喝上一小杯的伏特加，但是输一回就得在球案底下爬上一圈儿。于是我走过去看他们两个打球，而时间越长，记分员在球案底下爬的次数就越多，直到最后记分员趴在球案下面动弹不得了。那绅士冲着他说了几句刻薄刁蛮的话作为悼词，然后便邀我与他打一局。我说我不会打，谢绝了他。很明显，他认为这简直不可思议，从他眼神中仿佛显露出一点儿遗憾；但是我们两个就此攀谈起来。他告诉我说他叫伊凡·伊凡诺维奇·祖林，是骠骑兵团的一个上尉，正在辛比尔斯克招募新兵，如今在这家客栈中暂住。祖林邀我与他一块儿像士兵那样随便地吃顿饭。我非常愉快地答应下来。于是我们便坐下来开始吃饭。祖林酒喝得非常多，他也一个劲地劝我多喝，说是应当习惯军队里的生活。他又给我讲了好多军队中的笑话，令我笑得都直不起腰来。到了酒喝完时，我们已然成为真真正正的朋友了。这个时候他又提议说要教我打台球。“这对于我们当兵之人说来，是一点都不可以缺少的，”他说，“例如，你跟着军队来到某个地方，有什么事儿可以做呢？你知道，并非每天都有犹太人可以打。所以你不得不到客栈中去打台球，而如果打台球，你就必须学会它！”我彻底被他征服了，于是非常认真仔细地学了起来。他不停地大声为我喊好，并非常惊诧我进步的速度。教了一段时间后，祖林便提议与我赌钱，每回输赢只有一个戈比。他说这并非为了赢钱，而是为了不白打。听他说，白打是最不良的习惯。在这个方面我非常赞成。然后祖林又命令拿潘趣酒来，他劝我也尝一口，并再三地对我说，我应当习惯一下军人所过的生活；不会喝潘趣酒，就算不上什么军人！我也顺从了他说的这些话，与此同时我们一直都在打台球。我的酒喝的愈多，胆量就愈大，球不停地让我击到台子外面。我感到非常气恼，对记分员也是骂骂咧咧，鬼清楚他是怎样记的分，我的赌资也跟着火气渐渐

增长——看我当时的那副模样，活生生是个蓦然间挣脱掉束缚的孩子。但是时光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祖林看了看表，把球杆放下，向我宣布我已经输掉了一百个卢布。这下子我可是有点着急了。我对他表示深深的歉意，由于我手中没有钱，钱一向是萨维里奇保管的。祖林打断了我的话，说：“你算了吧！但是你不用着急，我能够等一会儿。眼下我们到阿林努什卡那里去吧。”

什么话都别说了。与开头一模一样，我糊里糊涂地过完了这么一天，在阿林努什卡那儿我们吃了晚餐。祖林不断地替我斟着酒，再三地说，应当习惯习惯军人所过的生活。吃完了这顿晚饭，我已经麻木的双腿不怎么听我的使唤，祖林将我拖回到我在客栈内所住的房间时，已经到了深夜时分。

萨维里奇正在大门口迎接我们，见我这副对于军务显然过于尽心竭力的模样，不自觉地大叫了一声：“少爷，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他带有埋怨的口吻说，“您这是在哪儿喝醉了酒呀？我的上帝！向来还没遇到过这样造孽的事儿呢！”

“闭嘴，老东西！”我语无伦次地叫着：“你呢是不是自己酒喝多啦，快回去睡你的觉吧……替我把床铺好了。”

次日，我的酒醒了，然而头却痛得厉害，依稀忆起了昨天发生的事情。萨维里奇端着茶走了进来，把我的思绪给打断了。

“彼得·安德烈伊奇，”他摇了摇头冲着我，说，“您这时就开始过这种花天酒地的生活，也太早了点儿。您到底像谁呢？您的父亲还是您的爷爷？他们可没有一个是酒鬼，就更不用说您的母亲了：她打降生到如今只品过格瓦斯（俄国民间用麦芽或面包屑制成的饮料）的滋味。都是那位起瘟疫的法国先生。他老是跑着去找安季皮耶夫娜，冲着她说：‘太太，热沃普力，伏特加（法俄混杂语：“太太，请给我来点儿，伏特加”）。’这时候您也来‘热沃普力’了！不用说，就是那个该死的挑唆的好事儿。偏要雇这么个异教徒来照顾孩子，仿佛自己府上之人都是废物似的！”

我感到非常羞愧，转过身对他说：“萨维里奇，去休息吧，我此刻也不想喝茶。”

然而萨维里奇一唠叨起来便很难再挡住他。“您看，彼得·安德烈伊奇，酒都喝成什么样儿啦，又是头疼，又不想吃东西。喜欢喝酒的人是难得派上什么大用场的……您现在喝点掺了蜂蜜的黄瓜露吧，但是最好还是喝上半杯露酒醒醒酒。行么？”

正在此刻，有个男孩儿走了过来，伸手交给我一张祖林写的纸条。我将纸条打开，只见上边写到：

我亲爱的彼得·安德烈伊奇，希望您把一百卢布交予该送信之僮仆，我急着需要用钱。

随时打算为您效劳的

伊凡·祖林

毫无办法。我装作一点儿事都没有的模样，扭身冲着我的财物总管萨维里奇说，拿一百个卢布交给这孩子。

“这是为了什么？”萨维里奇感到非常吃惊，问道。

“那是我欠他的。”我竭力冷淡地答道。

“是您欠他的？”

萨维里奇一点儿都不信我所说的，反而变得比刚才更为惊诧。他反问道，“少爷，您何时何地欠下他这些钱的？这事儿可有点儿蹊跷。少爷，欠没欠钱那是您的事儿，但是给不给就是我的事了。非常抱歉，我不能给。”

我脑中飞快地转着，倘若眼下我没有能力使这位固执的老头儿掏出钱，那往后想要摆脱他的监管就会变得非常之难了。于是我便非常严厉地瞪了他一眼，冲着他说：“请你记住，我是你的主人，而你是我的仆人。钱都是我的。我输了钱，因为我乐意。我劝你不要耍小聪明，让你怎么办，你就去怎么办。”

听到我说的话，萨维里奇感到异常惊讶，用力拍了一下手，傻呆呆地站在那里。“你还傻站着做什么？”我气愤地大声嚷着。

萨维里奇突然哭了起来。“彼得·安德烈伊奇少爷，”他用带有颤音的语调说。“不要再让我心痛了。我的好少爷！您就听我这老家伙的话：快点给那个强盗写张字条，就说您那是和他闹着玩的，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闲钱。一百个卢布！我的天呐！您去告诉他：您父母只准您玩赌核桃，向来都不让您赌博……”

“不要再胡扯了，”我厉声地打断了他的絮叨，“快点儿去拿钱，否则我可掐着你的脖儿将你撵出门去。”

萨维里奇满脸痛楚地望着我，就像看着陌生人那样，接着就去取了钱，把那个小孩打发走了。我打心中可怜这个老家伙，然而我要挣脱掉他